佛說辟支佛因緣論卷下　　　　渭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王舍城大長者悟辟支佛緣
波羅㮈國王月出悟辟支佛緣
拘舍弥國王大帝悟辟支佛緣
拘舍弥國王悟辟支佛緣
波羅㮈國王親軍悟辟支佛緣
轉輪聖王㝡小子悟辟支佛緣

辟如稠林中　欲挽大樹出　枝柯相妨导
求出將無由　在家如稠林　衆務如枝柯
雖欲求出家　縛著永無因　靜處於林野
觀境修其心　解脱衆緣務　離諸所親愛
修於獨一行　如犀角無二　先師相傳授
我得聞斯事

昔有辟支佛於過去五佛所恒修諸善為優婆塞樂著家事雖覩諸佛不求出家然其專心持在家戒無有毀犯善根漸增於迦葉佛所出家學道樂修頭陁六物具足猒惡於欲於彼命終得生天宫從天壽盡生王舍城大長者家此長者家財富无量倉庫盈溢以漸長大遂至盛年父命終後從意快樂如毗沙門子鄣羅究伏羅在已家中樂諸緣務生育男女各三十人奩藏僕從其數甚衆男女婚娶

盈溢以漸長大遂至盛年父命終後
從意快樂如毗沙門子那羅究伏羅
在已家中樂諸緣務生育男女各三
十人産藏僕從其數甚衆男女婚娶
其事衆多但營目前忘所修法爲緣
務所縛不捨家業於僕從所聞諸親
戚多有死喪女某甲舍既遭亡禍又
失業焉廣聞如是亡失之聲愁毒懊
惱如似百箭一時入心亦聞美善可
愛之語家之估客大獲珎寶安隱還
歸其子某甲産生男兒又聞巳女生
於福子復生歡喜聞向亡利憂喜交
集猶如作伎所遊之輪與一親友至
園苑中適行遊觀到一林閒見有一
人斫於大樹枝柯條葉繁美茂盛使
多衆挽不能令出斫一小樹無諸枝
柯一人獨挽都無滯㝵即挽出林見
斯事巳即自思惟而作是言我於今
者得見因緣即說偈言

我見伐大樹　枝葉極繁多　稠林相鈎掛
無由可得出　世間亦如是　男女諸眷屬
愛憎繫縛心　於生死稠林　不可得解脫
小樹無枝柯　稠林不能㝵　觀彼覺悟我
斷絶於親愛　於生死稠林　自然得解脫

即於彼處得辟支佛道時彼親友即
語之言曰巳向暮可共還家勞覲友

斷絕於親愛　於生死稠林　自然得解脫

即於彼處得辟支佛道時彼親友即
語之言日已向暮可共還家荅親友
言汝自歸家我向家因今以斷竟親
友問言汝去何斷荅言我昔由愛故
著居家今我已斷如此愛業人所愛
著妻子眷屬小子稚孫恩愛憍恣者
見父時拤聲不了疾走攀緣戀著此
事故生愛著我於妻子及以眷屬以
此之事愛心永息我在本家營理衆
務或出或入或言與彼或言取此或
言應作或言不應作如此之事我今
已斷已捨欲樂獲解脫樂伐愛樹根
開諸趣門滅大闇障我於赤子及以
怨家等無有異今我如是云何而當
復還家耶時其親友即還家中語其
男女男女大小聞其不來悉往就看
眷屬既至但見其父沙門法服飛昇
虛空男女白言今以何事猒惡眷屬
處虛空中即說上偈以荅男女
既說偈已即時飛至雪山之中與諸
辟支佛共集會已還來到本得道園
中捨身涅槃時其眷屬為造塔廟時
人因名為多子塔凡諸智人善根成

熟以少因緣便得開悟

人因名為多子塔凡諸智人善根成

熟以少因緣便得開悟

波羅㮈國王月出悟辟支佛緣

妻子親友財　生死中過患　處林寂解脫
猶如犀一角　從善逝所聞　傳至於我師
我復從師聞　今當演說之

昔有辟支佛於迦葉佛所萬二千歲修行梵行恒修忍辱慈悲衆生乃至微戒不曾毀犯命終生天彼天命終下生人間波羅㮈國國王之家月出時生因名月出以漸長大立為太子其父王崩紹継王位以宿善力作正法王治國遣輔相子典領小國以女妻之此輔相子勇力絶倫多有眷屬自恃憍豪越逸過度時國王子以輔相子是姊妹夫極成親昵因其私屏閑宴之處陰譖讒計語王子言尒之姊夫兄弟眷屬其數甚多而世人多用婦語尒之父王一旦傾覆尒之諸母或生讒諂自用其子以此推之汝父王位必不至汝身王未覺宜早圖之夫王位者天下之尊極樂之處與天無異一切世人无不信伏若為國主以法治國命終之後必得生天辟

如美肉衆皆嗜之王位亦尒無不貪

天無異一切世人天不信佛若為國
主以法治國命終之後必得生天辟

如美肉衆皆嗜之王位亦尒無不貪
者即說偈言
譬如水未至　宜務造橋梁　瀑流若卒到
不得有所為　王位亦如是　宜應先啚之
擒獲在汝手　尒乃可自安　兄弟更相嫉
後求甚不易　王子思惟言　如此親友者
將欲陷墜我　如灰覆熾火　現在既無樂
来世獲大苦
尒時王子具以上事往白父王王聞
子語嚬蹙怒眼目如赤銅　王當是時
勑語使言及其未泄急追將来時王
子聞輔相子来即便出迎既相見已
尋時遇患使還白王言王子病極成
萎篤王聞是事即自出看既覩其子
所患困篤命在危惙四大苦痛見此
事已便自思惟此王位者甚為大惡
然彼輔相父子陰教我子乱逆反常
欲為不軌而我王位非彼能得我子
今者患甚垂命一切世人皆生貪嫉
以此而言當知王位惡鄙弊處何故
鄙弊以王位故捨其善行為王位故
害父及祖為親厚者作大過惡捨矣
慚愧能使憍逸為少樂故不畏後世

即說偈言

慚愧能使憍逸為少樂故不畏後世

即說偈言
如餓投熾火 貪國盲亦尒 深著於得失
作以及不作 沒國事於泥 不得寂定處
作是思惟時 身行極清淨 逮得猒惡心
即獲辟支佛
復有師太此王見兒恚已即便還宮
有一隣國親厚之王為賊所逼即遣
使来求索援助此王聞已尋將兵衆
往救彼王即到彼國違兵交刃鬪相
煞害乃至婦人胎中小兒剥而煞之
王見斯事深於王位生於猒惡即說
偈言
貪國微小樂 沒溺欲泥中 欲瞋既增長
鬪戰生是非 以貪財利故 互共相煞害
不求勝解脫 盡滅於王位 如大熾火中
飛蛾投而死 怪哉生死中 所作事顛倒
極作劬勞業 返獲其苦殃 如彼高山巖
崖峽有蜜蜂 愚人貪少味 不覺墮墜苦
如是自思惟 即得辟支佛
即告子言汝能不用惡人之言無勃
逆意汝若治國必以正法我今以國
付囑於汝吾將欲去子及輔相一切
眷屬聞王此語悉皆懊惱涕泣流淚
合掌白王不審大王欲何處去尒時

眷屬聞王此語悲皆懊惱涕泣流淚
合掌白王不審大王欲何處去尒時
父王涌身虛空在日出山上說如上
偈著沙門服作十八種變國人見者
無不歡喜辟如調馬若見鞭影即便
調順智人亦尒見他受苦心即調順
拘舍弥國王大帝悟辟支佛緣
父母及妻子 穀帛財寶等 智者深觀察
暫如過客舍 棄捨於愛欲 獨行如犀角
我昔從諸師 傳授聞此事
昔有曾於迦葉佛所作比丘智慧聰
敏柔和忍辱於日日中常觀諸法真
實體性所謂觀陰皆空無常无我猶
如芭蕉熱時之炎如幻如夢如水泡
沫能善觀察自修其心命終生天於
天壽盡下生拘舍弥城為國王子名
曰大帝其父王崩承嗣先業紹繼王
位如劫初諸王善修戒行正法治國
尒時城中有大長者財富無量與大
帝王少為親舊極相厚昵彼大長者
身嬰重病王聞其疾躬自往問見長
者病死容萎悴王心不樂低頭愁慘
時彼長者以七寶鉢盛滿中金用奉
獻王王言長者汝今疾苦極困篤耶
長者對曰願王顧視聽我所說

獻王王言長者汝今疾苦極困篤耶

長者對曰願王顧視聽我所說

我家大巨富　猶如毗沙門　愛語及財寶
多集親友眾　妻子與眷屬　僮僕諸走使
我皆恣所欲　侍遇極豐厚　今我死時至
無一為我伴　王即慰勞言　此語極真實
汝子與諸親　財寶眾庫藏　及我勇健力
象馬車步兵　雖有如是等　無能救拔者
我等諸親友　見汝遇苦患　但有慰喻言
憂愁流涕淚　及汝今將絕　無能救濟者
唯當自恃汝　由來所作善　王諦觀其病
心如得禪者　深悟諸苦患　眾生決定有
一切有生類　必為病所患　病常惱患人
無有哀愍心　一切世間人　決定入死道
都不生猒畏　言此我妻子　彼是我親屬
此是我財賄　彼親厚於我　我親友於彼
意為癡所病　橫作如是想　大災患在前
愚盲而不覩　上來諸所親　無能拔濟者
於此正思惟　即獲辟支佛

王之所親內外眷屬見王得道絕棄世事為愛別離火之所燒燃生大惱熱時辟支佛身昇虛空作十八種變說如上偈

復有說云此王為王子時入園苑中

見諸盲者更乎相捉聞王子出謂有

復有說云此王為王子時入園苑中
見諸盲者更互相捉閙王子出謂有
飲食在於道側不見道路墮大深坑
有即死者有頭破者手脚折者身體
碎壞尒時王子見是衆苦猒患思惟
而作是言此覺悟我如是盲人亦曾
富貴由縱逸故今得是苦我於今者
覩是事已宜好撿行不應放逸即說
偈言
辟火燒金鬘 而用為首飾 金鬘雖珎妙
熾火終成害 王位亦如是 當慎莫放逸
此盲覺悟我 不宜自寬縱 因此王位故
身起大憍慢 威迫國人民 皆令生苦惱
後自受苦時 苦劇百千倍 因覩他受苦
云何能自安 此即是我師 示我衆苦患
作此思惟時 即獲辟支佛
尒時王子大賜盲者錢財珎寶沙門
法服身昇虚空現諸神變語諸親言
而我今者不以瞋恚怖畏憂愁故不
嬾汝等故我捨親愛國土人民都無
恡親錢財寶物如上說偈
拘舍弥國王悟辟支佛緣
熾燄衆樂具 棄捨如涕唾 忍樂於出離
斷滅於諸苦 能盡貪愛癡 其心得解脫
由得解脫故 獨一如犀角 曾從先師所
習如是事

斷滅於諸苦 能盡貪愛癡 其心得解脫
由得解脫故 獨一如犀角 曾從先師所
得聞如是事
昔有辟支佛 於過去佛所 脩諸善根
於衆後身生 拘舍弥國 為拘舍弥王
其國土內有大災 大旱惡風 五星倒
錯 王召太史占相之徒 說偈問言
何緣有是災 大旱不降雨 虛空無雲翳
觀日無威光 食肉諸惡鳥 烏鷲及鵄梟
迴翔虛空中 見者生怖恐 咸言如是災
是誰之所作 能使諸妖異 怪變乃如是
尒時太史即荅王言 隨我所知 今當
為說 如我意者 一切國民 必有逼迫
苦惱之事 王復問言 當以何方 禳此
災患 太史白言 王若欲令國安隱者
當隨我語 即說偈言
王若能退位 脫服與餘人 具足滿六月
微服而行乞 災患自消除 王當如滿月
王隨彼語 即捨其位 微服行國 漸漸
遊歷 行到婆翅多城 到彼城已 有異
國王 興軍來伐婆翅多王 為國樂故
興兵往拒 兩陣交戰 二王俱死 婆翅
多城諸王子等 競共諍國 復大戰鬪
跋羅仙王 見是事已 唱言怪哉 即說
偈言
王位雖尊豪 其樂甚輕微 云何為是故

耶羅仙王見是事已唱言快哉即說
偈言
王位雖尊豪　其樂甚輕微　云何為是故
具受諸苦毒　覺心生鬪戰　樂著隨衆惡
如蠅貪食蜜　著蜜無不亡　人亦復如是
為貪小樂故　鬪戰自傷害　王位可鄙賤
多集諸苦惱　患害用至滅　如飲雜毒藥
毒消身敗亡　為一已身故　多有所傷害
愚貪王者樂　樂少苦甚多　我從今永止
更不求此樂　而此國事務　憂怖充其中
榮樂須臾頃　憂患苦延長　譬如妙金屋
大焚炎熾然　智者畏燒害　不應入其中
作是思惟時　即悟辟支佛　以神通力故
鬚髮自然落　即作沙門形　涌身昇虛空
尋於虛空中　即說如上偈
即飛至雪山諸辟支佛所時彼辟支
佛問言以何因緣得悟道果具說上
偈荅之
波羅㮈國王親軍悟辟支佛緣
世間戱笑樂　及愛我我所　悉皆放棄捨
心意得解脫　諸根悉寂定　獨行如犀角
我昔從先師　傳聞如此事
過去波羅㮈城王名曰親軍有二夫
人心甚愛悅樂著欲事恒為放逸躭

荒如醉亦如香山逸象香流出時入
摩梨山自從欲事時二夫人更相妬

人心甚愛悅樂著欲事恒為放逸躭

荒如醉亦如香山逸象香流出㾗入
摩梨山自從欲事時二夫人更相妬
嫉各相伺便其一夫人便以毒藥與
其親信親信賣藥與彼夫人夫人得
藥在閤而卧甚大苦毒尋便命終第
二夫人見其命終詐現懊惱自剋其
髮椎胷而哭舉宮哀感王聞其死生
大苦惱夫人左右所有直人所著瓔
珞嚴身之具悉皆挽絕以土坌身憂
毒入心如彼群鵠為鷹所逐如金翅
鳥驚諸龍女宮中婇女為死所驚亦
復如是尒時宮中譬如塚間又如黑
塵掩蔽光明諸宮人等為憂所弊亦
復如是王聞宮人如是憂苦心中驚
動天冠瓔珞著身服飾皆棄于地入
到喪邊見諸婇女哀苦理極王見是
已生大愁惱而自思惟即說偈言

譬如盛暑日　能炙好花萎　死日消人形
面色變青黑　脣齒塵垢穢　眼陷鼻角戾
歌舞妙容儀　矗直如木石　先者能令我
愛著極樂處　云何乎今日　能生我怖畏
可惡生死患　不淨極臭穢　如夢虛不實
亦如芭蕉心　無有堅實相　如幻泡焰沫

愛是現如水波　智者所厭患　不知觀察者

亦如芭蕉心　無有堅實相　如幻泡焰沫

覺現如水波　智者所猒惡　不知觀察者
横生樂著想　於此不淨中　横生於身想
迷悶而守著　猶如睡眠者
如是思惟未久之間燒夫人屍宣事
已竟第二夫人為藏已過食好飲食
詐自懊惱言欲斷食現作哀慘然恐
其過彰露發覺心中愁結以愁結故
飲食不消即成大病王見病已倍增
懊惱即生猒惡如此皆是生死過患
即說偈言
如女能生愛　生累極衆多　人中無不介
因愛生於樂　還復生大惡　愛為苦根本
見愛合會時　必知是無常　我所愛樂者
端政與盛年　一旦死來集　以是故當知
云何有是樂　誰有智慧人　恩愛合會時
而當生樂喜　畏老死病患　是故我永離
作此思惟時　即得辟支佛
即著王者衣服瓔珞飛昇虛空於虛
空中說如上偈變成沙門飛到雪山
中諸辟支佛所
轉輪聖王家小子悟辟支佛緣
過去無量劫時有一轉輪聖王千子
具足其家小子見父乘金輪寶七寶

具足四兵翊從鼓蓋容飾悉皆具備

具足其家小子見父乘金輪寶七寶

具足四兵翊從鼓蓋容飾悉皆具絡
其家小子即問母言我當何時得是
蓋等種種容飾母即荅言汝至骨朽
亦不得是兒即問言何以不得汝有
九百九十九大兄應得紹位計其次
第都不至汝兒即思惟我既不得如
是容飾生必有死形骨腐敗以是種
種思惟生死過患即得覺悟得辟支
佛身昇虛空作十八變母即復請願
莫遠去園苑中住受我供養時辟支
佛受諸母請即住後園日日供養逕
歷多時時辟支佛猒是有身即便棄
捨而入涅槃諸母戀念大積香薪以
燒其身收其舍利盛著寶瓶即於後
園為起大塔時轉輪王遊四域還到
後園中見有大塔莊而問之時守園
者即白王言是王家小之子得辟支
佛於此涅槃諸母於此為其起塔時
轉輪王即召其母而問之言我子去
何死而起此塔時其母等具以上事
而白於王王責其母我兒欲得何不
語我今雖涅槃以王容飾置於塔上
由是因緣無量劫中恒為轉輪聖王

食自然福至今不盡若處生死應二

者即白王言是王宮[illegible]
佛於此涅槃諸母於此爲其起塔時
轉輪王即召其母而問之言我子太
何死而起此塔時其母等具以上事
而白於王王責其母我兒欲得何不
語我令雖涅槃以王容飾置於塔上
由是因緣無量劫中恒爲轉輪聖王

食自然福至今不盡若處生死應二
千五百世爲轉輪聖王由成佛故得
二千五百寶盖阿闍世王上佛五百
寶盖毗舍離律車子上佛五百寶盖
海龍王上佛五百寶盖阿須羅王亦
上佛五百寶盖天帝釋亦上佛五百
寶盖尒時世尊唯不受一盖何以故
爲將來弟子若乏衣食供養以此福
力當使人天自然供給以是因緣當
知賢聖福田深廣無量

佛說辟支佛因緣論卷下